

言 世 型

(明) 陆人龙 著

下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型世言/ (明) 陆人龙著 .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I . 型 … II . 陆 … III . 话本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816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19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明陆人龙撰，拟话本集。在我国失传已久，近年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并出版，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内容梗概】

《型世言》四十卷，卷演一故事，内容丰富，与“三言二拍”相同。研究者在原来“三言二拍”并称之外，又加上“一型”。《型世言》有不少篇目取资旧材，但却全是写明代事，《型世言》以朴实的笔墨展现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面貌，特别是明末浊世的黑暗衰朽。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酷、社会之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四回揭露做官的“不晓政事，一味要钱的，这是贪官；不惟要钱，又大杀戮，这是酷官”。第二回揭露“近来官府糊涂的多，有钱的便可使钱……有势的又可使势”，“如今论甚天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作品具体描写了江南农村的破落面貌和农民的贫困，揭露沉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

的灾难：“苏淞税粮极重，粮里又似老虎一般嚼民。”（三十三回）苛重赋税逼得人卖妻子（十一回、三十三回）。而且乡宦横行：“如今乡宦家逼死一个人，那个官肯难为他？”（十九回）有钱有势的富尔谷公开说“我在这里是村中皇帝”，随便打死家人来栽诬别家（十三回）。书中写了许多杀人谋财、设局诈骗，充分反映出社会黑暗污浊。还揭露了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利息都超过五分，逼得借贷者家破人亡（七回、十一回）。书中对明代蓄奴盛行、奴婢地位低下有大量描写，主人不仅可以任意打骂凌辱奴婢，甚至可以随意打死，“家主打死义男也没甚事”（十三回）。在第二十回中，还描写到“扬州地方人家都养瘦马”，把被拐卖来的小女孩养大，教会歌舞，然后公开拍卖，揭露了惨无人道的人口交易。徐州同之子敲诈了和尚二百两银子，徐州同知道后还说“可得千金，轻放了”，“不老到”（二十九回）。连县衙门子也在县官纵容包庇下包揽公事，贪赃受贿（三十回）。至于科场更是弊窦丛生：“如今时势，只论银子，那论文才？”（三十二回）而且明码实价：一百三十两买个生员，六百两买个贡生（二十三回）。二是关注伦理道德问题，出于劝戒目的，作品中既多说教之词，而且其内容也多是直接劝戒的。仅从回目看，“烈士”、“贞女”、“孝子”、“忠臣”、“节妇”等称呼比比皆是，“不背君”、“不辱父”、“一死曲伸国法”、“片肝顿苏祖母”、“孝子生还老母”、“孝子逢亲”、“忍死殉夫”、“老仆守义”、“抒忠靖贼”、“不乱坐怀”等赞语连篇累牍。作者之兄陆云龙在回前叙引、回末评语中，也赞扬书中人物能“以为世型”（一回），是“闺中女范”（十八回）等。第四回歌颂十四岁的女孩割臂肉为祖母治病，这本已是

割股疗亲的至孝，作者还让小女孩再割肝疗救祖母，并赞道：“割股人曾见，剖肝古未闻。孝心真特异，应自感神明。”硬是要创造“古未闻”的孝女榜样来教诫“千经万典，孝义为先”。第十回写烈妇要殉夫，其母不仅赞同她殉夫，而且在女儿夜起自缢，“咽喉间气不达，拥起来，吼吼作声”之时，其母听到，“却推做不听得，把被来狠狠的嚼”。如此“割爱成女”，冷酷得令人毛骨悚然，而作者却还赞其为“贤媼”！其中描写的人物，甚至超过了传统礼教宣扬的封建伦理典范。这些应该是落后于“三言二拍”的东西。

下 册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295)
第二十二回	任金刚计劫库 张知县智擒盗	(310)
第二十三回	白镵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	(324)
第二十四回	飞檄成功离唇齿 掷杯授首殪鲸鲵	(338)
第二十五回	凶徒失妻失财 善士得妇得货	(352)
第二十六回	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365)
第二十七回	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	(381)
第二十八回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髡竟投利网	(402)
第二十九回	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	(418)
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 曾司训计完璧	(436)
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	(451)
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	(467)

第三十三回	八两银杀二命 一声雷诛七凶	(480)
第三十四回	奇颠清俗累 仙术动朝廷	(493)
第三十五回	前世怨徐文伏罪 两生冤无垢复仇	(505)
第三十六回	勘血指太守矜音 赚金冠杜生雪屈	(520)
第三十七回	西安府夫别妻 阳县男化女	(534)
第三十八回	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偕伉俪	(548)
第三十九回	蚌珠巧乞护身符 妖蛟竟死诛邪檄	(563)
第四十回	陈御史错认仙姑 张真人立辨猴诈	(575)

第二十一回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金鱼紫绶拜君恩，须念穷檐急抚存。

丽日中天清积晦，阳春遍地满荒村。

四郊盗寝同安孟，一境冤空少覆盆。

弦歌歌化日，循良应不愧乘轩。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未做官时，须办有匡济之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做官时，更当尽展经纶之手。即如管抚字，须要兴利除害，为百姓图生计，不要尸位素餐；管钱谷，须要搜奸剔弊，为国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剥众；管刑罚，须要洗冤雪枉，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样葫芦。这方不负读书，不负为官。若是戴了一顶纱帽，或是作下司，凭吏书；作上司，凭府县，一味准词状、追纸赎、收礼物，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极廉洁，不免太威严，也是美中不美。

我朝名卿甚多，如明断的有几个。当时有个黄绂，四川参政。忽一日，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忽喇喇只望前吹去，他便疑心，着人随风去，直至崇庆州西边寺，吹入一个池塘里才住。黄参政竟在寺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他见两

个形容凶恶，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只见洗出网巾痕来，一打一招。是他每日出去打劫，将尸首沉在塘中，塘中打捞果有尸首。又有一位鲁穆出巡，见一小蛇随他轿子后边，也走入池塘。鲁公便干了池，见一死尸缠一磨盘在水底。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得了这谋死的人。还有一位郭子章，他做推官。有猴攀他轿杠，他把猴藏在衙中，假说衙人有椅，能言人祸福，哄人来看。驼猴出来，扯住一人，正是谋死弄猢猻花子的人。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又为生者脱罪的。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姓石名璞。仕至司马，讨贵州苗子有功。他做布政时，同僚夫人会酒，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见这各位夫人穿了锦绸，带了金银，大不快意。回来石布政道：“适才会酒你坐第几位？”道：“第一位。”石布政道：“只为不贪赃，所以到得这地位；若使要钱，怕第一位也没你坐分。”正是一个清廉的人，谁晓他却又明决。

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有一个人家，姓柏，名茂，号叫做清江。是个本县书手，做人极是本分，不会得舞文弄法，瞒官作弊。只是赚些本份钱儿度日，抄状要他抄状钱，出牌要他出牌钱，好的便是吃三盅也罢。众人讲公事，他只酣酒，也不知多少堂众，也不知那个打后手。就在家中饭可少得，酒脱不得，吃了一醉，便在家中胡歌乱唱，大呼小叫，白了眼，是处便撞，垂着头，随处便倒？也不管桌，也不管凳，也不管地下。到了年纪四十多岁。一发好酒。便是见官，也要吃了盅去，道：“是壮胆。”人请他吃酒，也要润润喉咙去，道打脚地。十次吃酒，九次扶回，还要吐他一身作谢。多也醉，少也醉，不醉要吃，醉了也要吃。人人都道他是酒鬼。

娶得一个老婆蓝氏，虽然不吃酒，倒也有些相称，不到日午不梳头，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不到日高不起床，有时也到日中爬起。鞋子常是倒跟，布衫都是油腻，一两麻，积有二十日，一匹布，织一月余。喜得两不憎嫌。单生一女，叫名爱姐，极是出奇。她却极有颜色，又肯修饰：

眉蹙湘山雨后，身轻垂柳风来，
雪里梅英作额，露中桃萼成腮。

人也是数一数二的，只是爹娘连累，人都道他是酒鬼的女儿，不来说亲，蹉跎日久，不觉早已十八岁了。愁香怨粉，泣月悲花，也是时常所有的。一日，有个表兄姓徐，叫徐铭，是个暴发儿财主。年纪约莫二十六七，人物儿也齐整，极是好色。家中义儿、媳妇、丫头不择好丑，没一个肯放过。自小见表妹时已有心了，正是这日，因告两个租户，要柏清江出一出牌。走进门来，道：“母舅在家么？”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蓝氏还未起，爱姐走到中门边，回道：“不在。”那蓝氏在楼上，听见是徐铭，平是极奉承他的。道：“爱姐，留里边坐，我来了。”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去煮茶。蓝氏先起来，床上缠了半日脚，穿好衣服，又去对镜子掠头。这边爱姐早已拿茶出来了。徐铭把茶放在桌上，两手按了膝上，低了头，痴痴看了道：“爱姑，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爱姐道：“是。”徐铭道：“说还不曾吃茶哩，想你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爱姐道：“哥哥，是两个儿子么？”徐铭道：“还有一个怀抱儿，雇奶子奶的，是三个。”爱姐道：“嫂嫂好么？”徐铭故意差接头道：“丑，赶不上你个脚指头，明日还

要娶两个妾。”正说时蓝氏下楼。问：“是为官司来么？”吃了茶，便要别去。蓝氏道：“明日我叫母舅来见你。”徐铭道：“不消，我自来。”次日果然来，竟进里边。见爱姐独坐，像个思量什么的，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道：“母舅在么？”爱姐一惊，立起来道：“又出去了。昨日与他说，叫他等你，想是醉后忘了。”徐铭道：“舅母还未起来。”爱姐道：“未起，我去叫来。”徐铭道：“不要惊醒他。”就一把攫爱姐同坐。爱姐道：“这甚么光景。”徐铭道：“我姊妹们何妨，”又扯他手道：“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爱姐道：“穷，那得来？”徐铭道：“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媒，叫你穿金戴银不了，只是你怎么谢媒？”

鏰鏰的缠了一会，把他身上一个香囊扯了，道：“把这谢我罢。”随即起身。道：“我明日再来。”去了。此时爱姐被他缠扰，已动心了。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蓝氏不肯早起，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日日早来，如入无人之境。忽一日拿了支金簪，两个金戒子，走来道：“贤妹，这回你昨日香囊。”爱姐道：“甚么物事？要哥哥回答。”看了甚是可爱，就收了。徐铭道：“妹妹，我有一句话，不好对你说，舅舅酒糊涂，不把你亲事在心，把你青年误了。你嫂嫂你见的，又丑又多病，我家里少你这样一个能干人，我与你是姊妹，料不把来做小待。”爱姐道：“这要凭爹娘。”徐铭道：“只要你肯，怕他们不肯。”就把爱姐捧在膝上，把脸贴去道：“妹妹似我人材性格家事，也对得你过，若凭舅老这酒糟头，寻不出好人。”爱姐道：“兄妹没个做亲的。”徐铭道：“尽多，尽多，暗做亲多，明做亲的也不少。”爱姐笑道：“不要胡说。”一推，立了起身。只听得蓝氏睡醒，讨脸汤，徐铭去了。

自此来来往往，眉留目恋，两边都弄得火滚。一日徐铭见无人，把爱姐一把抱定，道：“我等不得了。”爱姐道：“这使不得，若有苟且，我明日怎么嫁人？”徐铭道：“原说嫁我。”爱姐道：“不曾议定。”徐铭道：“我们议定是了。”爱姐只是不肯。徐铭便双膝跪下道：“妹子，我自小儿看上你，到如今可怜可怜。”爱姐道：“哥哥不要歪缠，母亲听得不好。”徐铭道：“正要他听得，听得强如央人说媒了，事已成，怕他不肯。”爱姐狠推，当不得他恳恳哀求，略一假撇呆，已初徐铭按住揪在凳上。爱姐怕母亲得知，只把手推，鬼厮闹道：“罢，哥哥饶我吧，等做小时凭你。”徐铭道：“先后一般，便早上手些儿更妙。”爱姐只说一句“羞答答成甚模样”，也便俯从。早一点着，爱姐失惊，要走起来，苦是怕人知，不敢高声。徐铭道：“因你不肯，我急了些。如今好好儿的，不疼了。”爱姐只得听他再试，柳腰轻摆，修眉头蹙，嚶嚶甚不胜情。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也不要定在今日尽头。爱姐已觉烦苦极了，鲜红溢于衣上。

娇莺占高枝，摇荡飞红萼，
可惜三春花，竟在一时落。

凡人只在一时错，一时坚执不定。贞女、淫妇只在这一念关头，若一失手，后边越要挽回越差，必至有事。自此一次生，两次熟，两个渐入佳境。兴豪时也便不觉丢出一二笑声，也便有些动荡声息，蓝氏有些疑心。一日听得内坐起边，竹椅咯咯有声，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却是爱姐坐在椅上，徐铭站着，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爱姐两支手搂住徐铭脖子，

下面动荡，上面亲嘴不了。蓝氏见了，流水跑下楼下。两个听得响，丢手时，蓝氏已到面前，要去打爱姐时，徐铭道：“舅母不要声张，声张起来你也不像，我们两个已约定，我娶他做小，只不好对舅母说。如今见了，要舅母做主调停了。十八九岁还把他留在家里，原也不是。”爱姐独养女儿，蓝氏原不舍难为的，平日又极趋承这徐铭，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只说得几声：“你们不该做这事，叫我怎好，酒糊涂得知怎了？”只是叹气连声。徐铭低声道：“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不敢见母亲的面。第二日，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要他遮盖，蓝氏不收，徐铭再三求告，收了。道：“这酒糊涂没酒时，他做人执泥，说话未必听；有了酒他使酒性，一发难说话。他也只为千择万选，把女儿留到老大，若说做你的小，怕人笑他，定是不肯。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让你暗来往吧。”三个打了和局，只遮柏清江眼。甥舅们自小往来的，也没人疑心，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蓝氏在下观风。日往月来，半年有余。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怕与了人事，有口舌，凡是媒婆，都借名推却。那柏清江不知头，道：“男大须婚，女长须嫁，怎只管留他在家，替你做用？”蓝氏乘机道：“徐家外甥说要他。”那柏清江带了分酒，把桌来一掀，道：“我女儿怎与人做小？姑舅姊妹，嫡嫡亲，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又值一个也是本县书手简胜，他新丧妻，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家事也过得，因寻柏清江，见了他女儿，央人来说。柏清江道：“他单头独颈，人也本分。”要与他，娘儿两个执拗不定。行了礼，择三月初九娶亲，徐名知道也没奈何。一日走来望爱姐，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胡床上把个头

眠紧在他怀里，道：“你害我，你负心，当时我不肯，你再三央及许娶我回去，怎竟不说起？如今我破冠子，怎到人家去？”徐铭道：“这是你爹不肯，就是如今你嫁的是个小官，他在我后门边住，做人极贫极狠，把一个花枝般妻子，叫他熬清守淡。又无日不打闹，将来送了性命，如今把你凑第二个。”爱姐道：“爹说他家事好。”徐铭道：“你家也做书手，只听得他爹打板子，不听得你爹赚银子。”爱姐听了好生不乐，道：“适才你说在你后门头，不如我做亲后，竟走到人家来。”徐铭道：“你家没了人，怕要问你爹讨人，累你爹娘。”爱姐道：“若使我在他家里，说是破冠子，做出来到官，我毕竟说你强奸。”徐铭道：“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你莫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

杨花漂泊滞人衣，怪杀春风惊欲飞。
何得押衙轻借力，顿教红粉出重围。

爱姐道：“你作速计议，若我有事，你也不得干净。”徐铭一头说，一头还要来顽耍，被爱姐一推道：“还有甚心想缠帐我？嫁期只隔得五日，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徐铭果然回去，粥饭没心吃，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行来坐去，要想个计策。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抱了他一个小儿子进园来耍，就接他吃饭。这奶娘脸儿虽丑，身体苗条，与爱姐不甚相远，也争得一双好小脚。徐铭见了道：“这妮子我平日寻他，做杀张致；我与家人媳妇、丫头有些帐目，又来缉访我，又到我老婆身边挑拨，做他不着罢。”筹画定了，来回复爱姐，爱姐欢喜，两个又温一温旧回来。做亲这日，自去送

他上轿。

那个小官因是填房，也不甚请亲眷。到晚两个论起，都是轻车熟路，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故意的做腔做势，见他立拢来，脸就通红，略来看一看，不把头低，便将脸侧了。坐了灯前再不肯睡。简小官催了几次，道：“你先睡”，他却：

锦抹牢拴故 郎，灯前羞自脱明，
香消金鸭难成寐，寸断苏州刺史肠。

漏下二鼓，那简小官在床上模拟半日，伸头起来张一张，不见动静，停一会又张，只见他虽是卸了妆，里衣不脱，靠在桌上。小简道：“爱姑，夜深了，你困倦了，睡了吧。”他还不肯，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道：“不妨得，别个不知痛痒，我老经纪伏事个过的，难道不晓得路数？”要替他解衣。扭扭捏捏，又可一个更次，到主腰带子，与小衣带子都打了七八个结，定不肯解，急得小简情极，连把带子扯断。他道：“行经。”小简道：“这等早不说，叫我吃这许多力。”只得搂在身边，干调了一会睡了。三朝，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家中一个小厮，叫做发财。爱姐道：“你今做新郎，须带了他去，还像模样。”小简道：“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你。”爱姐道：“不妨，单夫独妻，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小简听了，好不欢喜。出门半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随了一个妇人进门，爱姐也不认得，见了。道：“是徐家着人来望，送礼。”爱姐便欢天喜地，忙将家中酒肴待他。那奶子道：“亲娘，我近在这里，常要来的，不要这等费心。”爱姐便扯来同坐，自斟酒吃与他。外边家人，正是徐豹，是个蛮

牛，爱姐也与他酒吃。吃了一会，奶娘原去得此货，又经爱姐狠劝，吃个开怀，醉得动不得了。外边徐豹忙赶来道：“待我来伏事他。”将他衣服脱下，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他；内外新衣，与他穿札停当。这奶子醉得哼哼的，凭他两个搏弄。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送来礼并奶子旧衣，都收拾盒内，怕存形迹，被人识破；他早将奶子头切下，放入盒里。爱姐扮做奶子，连忙出门。

纷纷雨血酒西风，一叶新红别院中。

纪信计成能诳楚，是非应自混重瞳。

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揭着爱姐道：“没人见么。”爱姐道：“没人。”又道：“不吃惊么？”爱姐道：“几乎惊死，如今走还是抖的。”进了后园重赏了徐豹。又徐铭更一面叫人买材，将奶子头盛了，雇件作抬出去。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东家，跑西家的，怕人不见动疑。况且他丈夫来时也好领他看材，他便心死。一面自叫了一乘轿，竟赶到柏家，小简也待起身。徐铭道：“简妹丈，当日近邻，如今新亲，怎不等我陪一钟？”扯住又灌了半日。道：“罢，罢，晚间有事做，十分醉了，不惟妹丈怪我，连舍妹也怪我。”大家一笑送别了。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一路道：“落得醉，左右今日还是行经。”踉踉跄跄走回道：“爱姑，我回来了，你娘上覆你，叫你不要记挂。”正走进门，忽见一个尸首，又没了头，吃上一惊道：“是，是，是那个的？”叫爱姑时，并不见应，寻时并不见人。他细看时，穿的正是爱姐衣服。他做亲得两三日，也不真，便放声哭起我的人来。道：“甚狠心贼，把我一个标标致致

的，真黄花老婆杀死了。”哭得震天响。邻舍问时，发财道：“是不知甚人，把我们新娘杀死。”众人便跟进来，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众人道：“是你妻子么？”小简道：“怎不是？穿的衣服都是，只不见头。”众人都道：“奇怪，帮他去寻，并不见头。”众人道：“这等该着人到 he 家里报。”小简便着发财去报。柏清江吃得个沉醉，蓝氏也睡了。听得敲门，蓝氏问时，是发财，得了这报，放声大哭，把一个柏清江惊醒，道：“女大须嫁，这时好不快活，在那里，要你哭？”蓝氏道：“活酒鬼，女儿都死了。”柏江青道：“怎就弄得死，我不信。”蓝氏道：“现有人报。”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道：“有这等事，去，去，去！”也不戴巾帽，扯了蓝氏，反锁了门，一径赶到简家，也只认衣衫，哭儿哭肉，问小简要头。小简道：“我才在你家来，我并不得知。”柏清江道：“你家难道没人？”小简道：“实是没人。”蓝氏道：“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你好端要还我个人。我只问你要，斧打凿，凿入木。”小简对这些邻舍道：“今日曾有人来么？”道：“我们都出外生理，并不看见。”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大家道：“只除非是贼，他又不要这头，又不曾拿家里甚东西，真是奇怪。”胡猜鬼混，过了一夜。

天明一齐去告。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知县问两家口，一边是嫁来的，须不关事，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贼又不拿东西，奸又没个踪影，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计议。四衙道：“待晚生去相验便知。”知县便委了他，他就打轿去看了。先把一个总甲道：“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不到我衙里报，打下十板发威。”后边道：“这人命奇得紧，都是偿得命，都是走不开的。若依我问，平白一个人家，谁人敢来？一定新娘子做腔